

閩都別記

第拾玖集



福州萬國出版社印行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

閩都別記

福州萬國出版社印行

閩都別記雙峰夢卷之十九目錄

里人何求纂

第三百五十五回 青選就贅不驚變異
 第三百五十六回 鐵點金青選說故事
 第三百五十七回 隱仙盜銀採藥開店
 第三百五十八回 遇仙妹吳女訴恨事
 第三百五十九回 女吊還淫冒樵作戚
 第三百六十回 案破朝忠凌遲還女
 第三百六十一回 悞功名溺情戀嬌妻
 第三百六十二回 繆隱仙力戰救誼子
 第三百六十三回 訪神跡修廟答聖君
 第三百六十四回 繆隱仙烈節殉青親
 第三百六十五回 青蛙神設宴款鄉親
 第三百六十六回 老長慶生怪嗜麋
 第三百六十七回 毒掌珠害妹謀嬌婿
 第三百六十八回 賢妹寬量德報怨
 第三百六十九回 建王府上量德報怨
 第三百七十回 獻龍頭難磨接短探
 第三百七十一回 盤問為霖耿王返駕
 第三百七十二回 歸見年老父受媳治
 第三百七十三回 避嫌疑縱獵遠孝道
 第三百七十四回 天憐終遂燈油化血
 第三百七十五回 佛降佛語女諫投水
 第三百七十六回 賢妻勸夫銀捨四故
 第三百七十七回 鄉鄰說車家獲罪故
 第三百七十八回 捨橫財修寺會叔姪
 第三百七十九回 警頑心授讀誠子書
 第三百八十回 大頭鬼詔奉清貴官

隱仙育子始說實情
 寶化灰隱仙述新文
 朝忠害命拐女宿奸
 圖新色林獸弔高巖
 男懲艱省拾銀起殃
 淫甚肥婆終被殺奸
 療瘡疾報恩拜誼母
 張聖君調雷滅妖魔
 聞國難投環報明主
 何學純孝遇變郎
 人面蛇見官破真穴
 賢福海純孝遇真穴
 靈井神化鳥破奸身
 惡姊毒計害自謀
 斥檻妓毒首納異人
 敲魚鼓年華念佛苦
 指點年華活佛在苦
 不孝肩頭神證丈夫
 為小叔送官勸夾金
 佛試克旺當賊夾金
 救姊得妹兄弟聯婚
 惡婦看戲殃及一家
 惡少藉酒醉辱王妃
 拾遺銀繳官得功名
 嚇胆悲誦鬼方記
 長臂妖屈服端正士

閩都別記雙峰夢卷之十九

里人何求纂

第三百五十五回 青選就贅不驚變異 隱仙育子始說實情

却說蛇精隱仙看三個之中二個言不顧行必人面獸心惟葉青選言皆正論品行亦端遂定聘終身俟三人去後使關閉店門交銀與繆延去辦理招贅物件家中俱鋪設燃燈綵候之俟至八日不見動靜繆延不安謂曰已查問過葉生係葉相國堂姪雖無父母亦有伯叔回去可知必不與來作酒家婿空排設恐人知取笑隱仙曰別個之言猶未定惟此生言如泰山等不得十日便飛跑而來矣原來青選回家收拾沈當亦不與伯叔說知亦恐阻止只言去遊學順便至京都科舉果然只九日便到方廣巖擇有日單佳期只在三日後又帶聘金五十兩見內外排設華麗想今日氣象比前日大不相同時乃十月小春謂繆延曰十月新開嶺上梅後山必有梅花數枝來插廳堂花瓶繆延進說去探梅花隱仙曰今不須探可出去說果匡有了杏花何必梅繆延出說青選曰匡中只杏當之不得必尋梅來方好繆延又進說須臾出謂曰小姪女說有杏不須梅又惟要幸難遇尋媒何難青選遂思好伶俐之女知我必來尋媒先將杏來抵塞遂答曰必有幸不須媒亦可於是吉期至遂拜堂合歡是夜洞房花燭海誓山盟刻不相離過九月商議莫開店尋擇內山幽靜處帶二老同去隱居繆延以店正興旺捨不得隱仙曰生意旺者乃姪女作招牌今不再作鬼亦不上門伯與姆有男靠男無男靠女姪女婿亦是半子還敢不奉養至百年何須再勞碌也繆延與妻白氏喜甚青選問曰只隱居不作生理衣食從何而來隱仙曰妾父母早逝無兄弟遺有數百金在外鄉生息可敷衣食用度青選信之店先把與別人接開隱仙自去尋擇在於舊洞旁寬敞處令山都木客築牆監社鬼斧神工未月餘三進大牆屋家伙一切俱備一家便搬入居住青選以許大之華屋有許快完竣使知妻非凡人只疑而不敢言隱仙以山都木客粧束如人令現形爲奴僕前後空地培植奇花異草一月遣去拽銀一次青選以是外鄉取息回來的內有二老炒

資料理外宅有山都木客走動二夫婦不在花月下飲酒即是在芸窗繡閣中作賦吟詩那日值端陽佳節白氏酒中下有雄黃隱仙誤飲數杯便抱頭進睡青選以爲酒醉任之去睡詎又放黃烟青選在房內只聽床帳內有翻跋之聲揭起帳一看隱仙現出原形一大白蛇床上翻滾青選此時始知是蛇精被礦酒黃烟攻出原形顧不得命抱着痛哭曰賢妻愚夫害汝出相命必難保要汝同死有敢獨活蛇只垂頭不動至夜亦抱同睡天明仍舊復還人形喜甚隱仙甦回問曰昨日妾身忽病形容有無改易青選曰玉體並無變異只翻滾不定今都好了謝天謝地原來隱仙不過飲雄黃酒心中難過酒氣一退便好欲試夫之心情真重變出原形看其如何如果情深不嫌異類至死不改無二自此妻益敬夫夫陪愛妻無半點疑異不覺偕偶年餘隱仙懷孕生下一男青選愛如掌上之珠那一夜夫妻對酌談論古人隱仙問曰自古至今有異類轉人身能行仁義者耶青選答怎無伏羲乃蛇身神農乃牛首皆仁聖之帝王先賢有言曰古人體是獸心有大聖德今人貌是人獸心安可測隱仙又問曰此二個皆男有無化女的青選曰化女亦有西王母乃虎之精更有與人配偶而生育者禹王后塗山氏乃狐之精諸葛武侯夫人黃氏亦狐之精柳毅妻乃龍之女海瑞母乃獺之精都不在異類惟重在情義也青選又曰自古至今任甚猾盜點賊久後必會破案卿遣此等小類行爲將來還不入人之機穢耶隱仙笑曰會出破便不是山魃鬼子青選亦笑曰原來山都卽是山魃鬼怪道人家門關緊物皆被山魃鬼搜去空尋無益果然有是事總不能出破担損人利己之事總不可爲隱仙曰憑郎此說怎能供得家起青選曰何用別爲把鐵來點金使食用不盡隱仙笑曰郎君能點鐵成金耶答不能又問曰郎君不能誰還能之青選曰卿能爲之反問誰能只此法不損於人何不早行之隱仙曰郎君怎知道妾會點鐵成金青選曰不獨愚夫知博學之人皆知賢明判案中有說一宗案情蛇能識點鐵成金之草凡蛇都能識此草卿乃仙人豈不識耶隱仙又笑曰請郎君將此古典說與妾知妾亦說明其中分別青選遂述出一宗奇事正是

能知點鐵成金草

方是真修得道蛇

說出何事下文接續

第三百五十六回 鐵點金青選說故事 寶化灰隱仙述新文

却說葉青選與繆隱仙說道江右有一汪家雞棚抱一窩蛋安於邊房一日雞蛋無去一個連三日窩中蛋少三個疑是人偷去主人名汪旺是日在房門縫中瞧看何人來偷只見一蛇亦不甚大雞棚下窩去食飯他即出來吞下一蛋而去因蛇小蛋大腋下脹之如球不能落見蛇漫漫旋出後門石榴樹環繞用力一勒蛋即勒破其腋下脹消而去汪旺始知遂思一計以柴削作蛋形小些將真蛋去黃白只餘蛋壳將柴存壳內將窩中真蛋收起惟放此個至次日蛇又出來向窩下將假蛋吞去其脹如故又向石榴纏勒不能破蛇甚倉皇旋出後山叢草中汪旺隨看只見蛇在草中擇了一種嫩草連口嚼吞數莖入腹蛇忽然發瀉過了幾日出外生理將此草隨帶包袱內出至漢口夜歇旅店見有一人臥病在床肚大如水牛問之店主道此人歇店便病以是風寒不日便愈誰知變爲蠱脹內外無親不生不死在店中半年之久如今怎處汪旺道我帶有藥專治蠱脹刻食刻好店主喜道客官有甚妙藥快取出治他陰功不少汪旺應允即取出一根鮮草藥抓了一撮丟入鼎中熬煎數滾捧與病人食之時有二更人皆睡盡汪旺與病人同床各床未睡聽那病人不聞聲息以藥有靈亦自去睡須臾忽聞滴水之聲異之即取火來看只見病人只餘白骨皆化爲水流滴床下知是食了此草所致思若不快走以庸醫殺人罪咎難辭即悄悄背了包袱遁去次早店主見病人化水不見下藥之人地保報官官至驗看店主遂將情由訴說官令取煎草藥之鼎來看上半是鐵下半化爲黃金官道此人不知何處得此三性草到來演試致令化水並非有意害人即當百姓說道有草名三性惟蛇識之百姓問何謂三性草官道因此草蛇食化脹人食化水點鐵成金一樣草三樣性故有此名此回若不放在鐵器熬煎永不能明你們看此鼎上上半截是鐵下半截水煎着的化金現有水痕爲界此乃三性草無疑衆人皆稱其官博識實明官令收埋其骨化金之鼎入官歸庫仍行文訪尋下藥之人來查看實此乃本朝之公案多知之那小蛇能識點

金之草卿乃仙人非凡怎的不識之理何不採來作爲使用甘爲窩盜也隱仙笑曰原來郎君看了此截古典纔曉得妾會點鐵成金妾一聞君說便知了然此草人叫爲三性草妾叫爲無情草因無情纔不敢取青選道怎的無情隱仙道郎君知其一不知其二說破不值一文錢人食之此刻化水蛇食之能化肚中痞塞精神亦減去三分點鐵成金總然能成只一時是寶千日之後漸漸化爲灰呂純陽點石成金五百年後復原尚且不爲只三年使化灰反爲之手故寧爲盜不可假金害人郎君可思之有是理否郎君若不信明日妾即去尋來把鐵點試成了金即取秤秤之準不待三年後漸自消滅化灰而去一日消滅一日至三年無厘毫矣方信妾言無虛妄亦說一新文與君聽之有一客商販運水銀俱裝封於箱內有一箱磕破一角路上即拔去青草暫塞破孔內至市頭拔去青草另以灰布封固至棧行始開箱看那塞草之水銀盡化爲黃金異之格物之人說道必是路上所塞之草乃三性草不旦點鐵成金點水銀亦能成金客人取來鎔銷成錠秤有千金值銀數萬喜之不勝尚未使用封鎖櫃內加封誰知此客與人告案未結至三年滿案結將櫃開看銀無半點金是白灰封鎖無異更以爲奇又請教格物者說是此草一時雖可成金久必化去客遂鬱悶而歸此乃無情草騙人空歡喜此乃點水銀化灰今再說一截點鐵亦化之新文有一通判俸滿上京陞見長途行至打尖站家人押行李在後通判繫馬於樹間坐待之見馬嘶鳴不已飢甚家人尚未至憐之即拔隨身之劍自向山下連割數莖青草丟與馬食之馬未食數口家人來至說道此處青草甚多何用去割即將馬拉之上山去看守吃草又行至京館廨查點行李劍拔出鞘一看忽有一條金線環於劍腰異之取與同僚觀看問何講衆同僚以爲吉兆金帶環腰階見後升爲知府以金線環腰之識有應將劍包以紅綾挂於祖先堂上不許人動未幾隨駕北征失於沙場一日家人拔劍來看劍已斷爲兩屯所斷乃金線之處化爲一些金氣皆以不祥之兆使然不知此劍三年前在路上行打尖站割下此三性草所致幸家人來得快些馬尚未食此草故不至死此乃鐵仍化灰之實證也青選聽訖說道名爲無情草不錯這等真不可爲愚夫因想世間之人皆有生計故此纔想此宗

既不可行還要再想別門卿知藥性可採藥開了藥店又可濟人何如隱仙道開藥店採藥不難只恐招引外人必惹是非青選道盡退去山都木客多拽銀錢留幫家中用度外與小生帶上京都求取功名不過一年半載必授外官同卿赴任榮華店交二老掌管豈不妥當隱仙喜道妥極今拽若干纔足青選說上京謀幹須用千兩幫貼家中用度須用百金隱仙道賊只作一次永不再作率性拽了二千餘金寧可有餘不可不足只是民家那有許多金銀青選說不惹官府安有許多隱仙曰官銀不可動青選說不惹便能惹惹布司庫銀積如山煎炒一二千如牛背拔去一毛只可陸續在於未歸桶銀堆中只拽數錠怎查得出不待二三個月便可聚腋成裘矣隱仙便令山都木客盜拽去正是

不因全藉山魃鬼

安敢擅偷官府銀

拽得來否下文接說

第三百五十七回

隱仙盜銀採藥開店

朝忠害命拐女宿奸

却說隱仙一面令山都木客去拽銀自去深山取出諸色藥來炮製製成諸品草藥教授誼伯繆延某藥治某病開藥店交與掌管未兩月精怪陸續拽來二千零將鎔銷過滅却字號令勿再拽青選笑曰布司庫銀自古至今無人敢盜惟我們煎炒得隱仙曰郎君說無人敢盜惟有我們誰知早有人入庫先盜去若干官竟不知青選曰非山魃從何門而入隱仙曰聞山都說庫內有一溜溝通出到任橋下河中那日因溝塞不通召石匠開通中有二人頭頂頭仆着各赤體頭朝出的口啣一錠銀俱死溝內放水纔不通始知一個先由溝中鑽出誰知又有一個鑽入溝內去至半溝遇着頭頂頭不能進退皆塞死溝內庫官竟不知銀被盜去若干青選曰李士實曾言曰

巧欲乞時無處乞

路難行處有人行

果有是情天不容奸盜故盡此一回收煞也隱仙銀已便令夫上京求名詎青選情纏難捨答曰前日忘記北

場業已過期去之何爲待三年後再行隱仙曰有大門面之相府肯去謀爲怕沒官作何用待科場青選曰去謀爲遲早都可值此嚴冬正敵冰養茗圍爐飲酒時候怎能捨得遠離過了新春再論隱仙笑曰真可謂多情矣那店雖僻處因藥有效近傳遠處皆來買漸漸興旺矣此且按下先說李紹芳林朝忠二生與葉青選游方廣巖時訂約來春齊上北京赴北場科舉至新春紹芳朝忠同到福清尋討青選葉家說已先去遊學順路至北京赴試李林亦同行至路上秦樓楚館處處玩遊青選不在無人阻之那兩個乃色中餓鬼將所帶之盤費花消乾淨惟望青選在京可挪些得餘光一查問未曾到京進場無名二人愁悶不勝原來那二人非林潤李廷機之嫡派子姪不過同姓妄稱共以青選拖帶入見葉相舉荐同沾餘光今進場無名青選又不到盤費又空無處打算幸草字俱佳一路賣字並游京都風景西門外有吳鄉宦叫進家中因見字與品貌可觀問其來歷二生以赴試末第窮途落魄之情由告知該鄉宦即留在家教子姪字法並讀書史其家有一妾二人瞥見頓起慾心妾看二人亦忘廉恥彼此有心遂成苟合內外竟無人知其妾喜甚應許二人懷珠寶同逃遠方二人暗相妬忌彼此有害命之心那日同在後園看花園西有魚池深廣紹芳欲將朝忠推入池中淹死妾並珠寶可獨得即立於池邊曰林兄快來看浮起二尾大金鯉魚誰知朝忠早已起不良之心答曰來了即跑至出其不意向背後盡力一推將李推入池中那紹芳本意欲害朝忠反被先下手朝宗看而沉不浮悄悄回轉書房上床去睡家人來請用膳東家問李兄何往朝忠答不知三日過無處尋覓池中浮起尸來共以失足落池潦死有同侶見證不過報官收埋而已于是朝宗獨得無何妾牽頭又私其東家之姪女會議同逃那日東家與子娶媳人衆雜沓女與妾皆懷金寶隨朝忠逃走由後門逃出郊外朝忠擇無人之處將金寶收存包袱內令女與妾換穿衣服同至江邊偵無人時又將妾推入江中淹死帶女由別路道頭買舟直渡而去那鄉宦家至二日始查女與妾無去連林先生亦無踪共知拐逃隨聞江中浮一女尸家人看形容改異衣是女所穿的以女妾同落水尸一個浮流出外河惟林忠忠不辭而去疑之亦不追究朝忠與女同至閩恐與化家中妻不

容不敢就歸旦寄廬陽岐租陳姓的外屋一欄三堵左邊有一門與隣屋相通比隣人在於本屋前進開張油燭店家只一妻妻弟在店使喚朝宗初至時其妻在壁孔看見朝忠魂即勾去原來此婦方二十二歲貌不佳惟肥白行如驢埠船過樣其夫沒鼻面大麻今見朝忠少年書生恨不能親近誰知朝忠少出街碎買東西倩人去買初至無人可倩惟左隣有門相通那日要買東西見有婦人左門口卽問可有小孩童相煩代買東西婦卽近前笑容曰相公要買什麼卽管叫奴家去買朝忠便取錢等伊弟來交那婦人便伸手接曰弟在外店不暇進來要買東西說知待奴家出去叫他去買朝忠卽說買某物婦卽接錢出去有一會婦卽將物親至林家交收日來親近那朝忠曾看滄海難爲水除却巫山不是雲此等之婦不在他眼內那夜正炎暑沒鼻公煩汝開門與奴點火朝忠聽婦人要乞火只得乞火婦卽入朝忠見其赤身訝甚婦卽點火笑問相公看何書朝忠答曰看春秋又笑問曰如家有一字問相公識不識答曰是何字婦曰口旁加一肉字朝忠曰無字婦曰不識什麼春秋朝忠笑曰汝說何字婦笑曰豔字朝忠笑曰怎麼怎豔字婦又笑曰肉在口旁不食是豔不豔朝忠始悟卽立起將摟之誰知婦已目就拖朝忠於困椅爲顛倒陰陽朝忠自此被伊所迷夜夜在外廳與婦奸宿又取銀與其夫沒鼻置貨其夫大喜分明賣奸夜夜不進房婦得與朝忠暢其所爲正是

婦肥連理奶抱子

男美尋常岸擺船

後事如何下文接續

第三百五十八回

遇仙妹吳女訴恨事

圖新色林獸弔高巖

却說林朝忠在京拐女逃至閩暫寓陽岐地方又交通隣婦因買足其夫分明包窩奸宿不覺二個月那日朝忠在沒鼻店中間坐有人說葉相國之姪葉青選在方廣巖下山後開藥店大發財娶妻極生得好朝忠始知因娶妻開店不上京由陽岐去永福方廣巖極近次日卽去尋訪便見青選留飲叙舊朝忠責青選失約不進

京致誤功名青選說被此繆家招爲婿留不與去言了回問紹芳有去京麼答曰因去遲誤却場期盤費用盡不能回歸幸被吳鄉宦共請去教子弟有年餘不意紹芳兄失足落池內死因失侶回家在家以姪女招贅以爲同室今雖回鄉尚未歸家現在寄寓陽岐等情說了大略青選聞之嘆曰紹芳兄乃靈竅之人怎至失足落水今聞之不勝悲憫朝忠曰因酒醉所致青選又問曰旣帶嫂何不還鄉必是恐打破醋壺嫂旣在此可請來與汝弟婦會朝忠曰今先請賢弟婦與愚兄拜見再叫內人來會叙何如青選曰且慢待賢嫂一齊拜見朝忠曰亦可叫來彼此賽美青選曰宦門之千金總美於山鄉之女怎敢與之比賽朝忠曰明日便見朝忠隔一夜次日回去陽岐將女招至進廳不許下轎要婦出來開轎門接婦青選遂令隱仙去來迎接旣出轎朝忠說且慢進婦婦站立一排來比賽但吳女雖美怎及隱仙艷冶驚人朝忠笑曰果然須退讓三分隱仙邀女入內廳設席會叙朝忠忽認得問青選曰此賢弟婦可是方廣巖下當爐之女麼青選答曰不錯朝忠答曰原來花魁被弟獨占故不上京明明三人全在店見過俟過二人去後汝使馬後炮獨得去不知便罷今旣知了不與我抽分我賴此不去青選笑曰別事打得抽分朋友之妻那有抽分之理要賴由汝誰知那朝忠一見着便有圖謀之心女被隱仙留款在內隱仙見女不樂兩眼懸淚必有隱恨難伸忖非奸拐必是私奔那有宦門千金肯與遠人爲妾是夜同在房內飲酒間以言套之女含淚欲言又止隱仙曰賢婦姆有甚衷曲不樂早須說出奴能代爲酌裁若歸到興化聞大姆極惡那時有冤難訴女淚落答曰賢婦姆肯與奴酌裁便將實情告訴但奴乃宦門之女豈不知廉恥是被叔父之妾花言巧言勾引所致妾死何足惜惟恨經千山萬水奔此死無葬身之地因叔父引鬼上門見二生賣字在街招留在家教授子姪筆墨一乃李生一卽奴之薄情林生叔父妾與二生私通妾許懷金寶同逃外方二生俱起不良之心欲謀得那日李生哄林生至池邊看魚意欲推他落池反被林生先下手淹死以詐言落水收埋薄情遂獨占那日被奴撞着恐破其事叔妾將藥水灌醉奴勾引薄情來污至醒方覺欲奔告叔父被二人跪求饒恕奴泣不許他說要說破是挑承自塗面奴思旣被污惟死

爲清不死鼓破愈臭只得忍而不告叔妾又說薄情閨中一大世家讓奴作正房他作偏室奴何曾肯他又告叔父欲將奴送入皇宮爲婢不早走悔來遲矣奴始驚共懷金寶同奔逃野外他令奴換穿叔妾之衣齊至江邊待渡薄情將叔妾推落江淹死奴驚問故他說帶得一帶不得二又問因何換衣他又說明日尸浮起家人來看以奴同妾俱來投水死現有姪女尸卽不追尋奴看其致妾之命便心灰意令追悔無及他帶奴由別道登舟不知渡過外少水陸路程方到閩省仍寄寓在此家奴問之他說有結髮恐不容不可卽歸奴又問他依舊無家可歸怎好他又說先去說明如不肯將結髮謀死便安隱歸家奴驚問前已害死二命今又欲再害一命忍乎况是結髮無一點恩情耶汝肯奴不肯莫若與奴去死保全汝結髮可乎他說汝肯死莫若與我賣去可保全性命何如奴勉強答曰好他說待有主來買再論奴以說玩笑誰知他果有此意夜來不進房常在外廳長椅上睡未過二三夜又勾搭一肥婆如糖似蜜前日在本廨中說不是我薄情奈結髮妒惡若同汝回去必吵鬧不安猶恐致汝性命今換帶別個回去興化將汝放一安隱所在爲正妻免賣與人爲小妾奴問換那個去把奴放在何處他說換隔壁油燭店之妻汝就與他爲正妻奴又問帶奴回去便吵鬧不容帶隔壁的去怎不吵鬧他答汝貌美必生妒忌不容隔壁貌醜必不妒忌能容又能屈意奉承願作賤婢與人使喚汝乃千金怎敢使汝落爲下賤故把汝換與人爲正妻豈不相安奴以死期已至與爭何爲他說了去與肥婆要樂二三日不歸房奴正要尋死他忽回來令奴去友家與他友妻會會刻不容緩將奴拖上轎奴以必是抬去賣與人爲妾不死在此必死在彼只得忍淚任之抬去誰知至此與嬌嬌相會泣訴哀情萬幸之至女遂雙膝跪下泣曰賢嬌嬌有甚酌裁惟求救倒懸之急隱仙雙手拉起曰快請起不須愁奴家自有錦囊相贈便起死回生轉禍爲福姆姆且坐下說女便拉起坐下女曰那是狗行狼心之輩有敢稱什麼姆姆隱仙曰可稱小姐女曰淫奔之女敢稱什麼小姐隱仙曰小姐總在女曰萬不敢當隱仙曰這等只稱姊妹便了女曰姊有甚錦囊快來救遲則必嫁沒鼻再救不及矣隱仙問那個沒鼻女曰姊姊汝不知隔壁肥婆之夫那沒鼻與肥婆對換不

是嫁與沒鼻也。隱仙問曰：「那肥婆生得何如？」答曰：「肥大如鹽埠船，只白甚，極似肥豬頭。」隱仙笑曰：「此等醜婦，那薄行怎肯與他？」答曰：「那肥婆嫌其夫沒鼻，因與薄行相通，見薄行之貌，便自就他。他原亦嫌不成，就因會奉承，被迷如糖似蜜。」隱仙曰：「羊羔食美，既厭亦要食臭。」蝦鮮來換味，又問沒鼻知不知。又答：「怎的不知？」有銀與之托店，便拍白賣。奸只賣奸，不肯帶去，故將奴與對換。沒鼻始喜，隱仙又笑，問曰：「沒鼻怎敢大埠船來換小杉板？」女被說不覺好笑。隱仙曰：「小姊可開懷放心，不至如是。」那無行有新的，即不要舊的。今又要覲覲一新的小姊，可知麼？」女問是誰。隱仙曰：「還不知無行要勾搭我女。」曰：「他有敢太歲頭上動土？」隱仙曰：「前日帶小姊進廳，那無行一見着奴家兩目，就似鷹鷂一般，覲不能斷心中，便圖謀現在，賴着不去。」女曰：「原來又是姊姊，何以處隱仙曰：「那無行藉三分貌，無謀不遂，誰不知虎婆奶手中那有仔？」與人抱，今聽小姊說情，由正要他來圖謀落我網內，可救得小姊還鄉。今與小姊此一會，再會無期，再盤桓數日，仍送回陽岐。奴家有錦囊四句，只可念切記在心，照此行爲化禍爲福，隨念四句。」

拐逃二二命 案破頃刻間 見官須直訴 有命返家山

念完，謂曰：「此四句不可忘。」女曰：「能救奴不再受污，便是萬幸，有敢還望回鄉，怎對得叔嬸兄弟？」耶隱仙曰：「有所不驗，何敢妄爲？」錦囊到家時，自得叔嬸憐憫，再不遭辱，再嫁不再嫁。聽從小姊女曰：「得有還鄉，那有再嫁之理。」遂又留住三日。青選謂朝忠曰：「今日可送汝嫂回去。」汝要賴再來，朝忠即帶回去。一進寓中，即刻自己又到青選家中。青選仍又殷勤接待，原來隱仙將女所說之言盡告訴與知青選，忿甚。隱仙曰：「今以鬼治鬼，可除此奸惡。」青選問何策。隱仙說如此，如此必除之。青選出謂朝忠曰：「弟今去省城買藥材，三四日纔得回來，無人陪奉，休怪朝忠。」曰：「有事即管去。」前說打抽分，乃玩笑。朋友妻有敢如是，可放心去，不必驚恐。青選曰：「老婆別人子，即與朋友共有，何不可？」青選即告辭而去。朝忠心中暗喜，以爲得計。其事可成，等不得一日晚時，即悄入內宅，見隱仙正倚門而立。一見朝忠進來，即先問：「此位可是方廣巖林伯伯？」朝忠答就是。小生隱仙笑曰：「今幸得又」

會朝忠亦笑曰小生自方廣巖一見仙容縈念在懷幸蒙不棄今日天賜良緣可消渴想言訖卽向前摟抱隱仙笑拒之曰此時尙早今夜三更去奴家後門來便可長夜遂願言罷卽轉身入內閉門朝忠聽了遂先認了後門路徑俟有半夜略有月色悄悄由後戶一推便開至內宅果見隱仙在房門口等候便招入房朝忠將動手隱仙笑曰今夜乃初會不可倉卒已備有酒肴先來同飲三杯再上陽台朝忠喜而笑曰有酒更好隱仙卽出去取酒忽有三四個大漢入房內罵曰汝這般無德行之禽獸包有肥婆還不足意猶來調奸良家婦女不拏去送官還了得有一個曰且慢送官先將縛吊樹上再去拏教唆之淫婦來同吊四個之大漢卽將朝忠拖出後山以索縛吊于山頂大樹上大漢便去須臾又擁抬肥婆來亦縛吊于右邊樹上又有一老翁執杖至罵曰我乃山都土地因汝色膽包天前已謀命奸拐又敢窩奸憐婦今夜又調奸婦女罪不容誅故令力士來拏先將其風流筋吊斷再治以官刑以杖指肥婆罵曰汝乃有夫之婦因嫌夫醜淫奔與他奸宿亦罷又引謀他人與己夫對換倫常安在今亦先吊斷汝淫筋老翁罵了各帶大漢而去正是

先懲梟友圖新色

後戒肥婆換舊夫

再看下文如何分說

第三百五十九回

女吊還淫冒樵作威

男懲頗省拾銀起殃

却說一男一女吊在山巔樹上叫天無應叫地無門如一對熬魚燈至天明有討柴人三個山下經過二個看山上有入連聲叫救樵子抬頭一看見山頂樑上吊一男一女那婦肥得異常共以爲奇三人卽行上山頂問之肥婆答乃陽岐人油燭店沒鼻之妻昨夜睡床中被妖洩吊在此乞求解救自當後謝朝忠亦說是陽岐人亦被洩在此三人問汝都是陽岐可相識麼答不識樵子一個爬上樑先將朝忠解下那朝忠被吊脚手麻木半步難行倒在草中三人說既解下汝可自去朝忠曰救人救到底被吊一夜通身麻木怎能下得削壁再求背負下山有瓜子金作謝三人聽有重謝亦喜共議一個背他那婦女肥大亦須二人方能放落於是又放下

肥婆誰知朝忠倒在亂草中拾一錠銀暗存腰間三個放了肥婆那肥婆亦在石傍二個全背朝忠下山那肥婆與那一個樵子名咬咬看中意教他背地認汝表兄來救命我取銀與汝幫店中做生理暗作夫妻咬咬大喜便約下山討轎來扛朝忠先下山取瓜子金分送又討轎扛回自己廬中思在此要謀朋友妻及在陽岐欲換妻回去都被土地公得知今須改過隔離肥婆數日帶吳女回興化能容不能容再作區處莫是七地公知我改悔前非故擲銀賜我不表却說油燭店沒鼻天明不見其妻正在驚異聞妻回來查問情由肥婆泣說昨夜睡夢中被妖拽去吊在方廣巖樓上喊叫無人來救天明幸有表兄山下經過解救願轎扛回若無表兄答救吊死無人得知可留在家數日以報救命之恩沒鼻問此表兄家住何處從未會過咬咬答住永福自幼在府生理今春方回聞表妹夫店中十分興旺欲來幫伙帶有些須銀來幫搭店中只學作燭手藝言訖取銀交與沒鼻沒鼻見銀非親亦是親留在店料理夜在內廳睡便與肥婆私通再說那朝忠回去不動聲色拒離肥婆要收拾回去因銀用盡惟珠寶未動先將此銀至前門燭店令沒鼻拿去錢店換碎銀作盤費沒鼻拏往錢店店主認看便問此銀是汝自己麼答不是代隔壁林姓來換店主與沒鼻說汝且待伙計取夾剪夾碎暗遣人去報許久突有塘兵公差來到令沒鼻同去林家喚朝忠問此錠銀是汝的麼朝忠答是只有此錠公差遂入房搜出珠寶與地保押解到官正是

不因銀在山中拾 怎得禍從天上來
再看下文分說

第三百六十回 案破朝忠凌遲還女 淫甚肥婆終被殺奸

却說林朝忠被公差押解因爲何事原來司庫因開暗溝開出二賊一個口啣銀俱斃溝內始知庫銀有人盜不知盜去若干打開東西二庫來查缺額將近三千細查乃某年月日字號查半年方得清楚即開出所盜之字號年月日各縣通行各處傳集各銀舖有人來換此字號者即拏送官究治朝忠拾此一錢乃蛇精隱仙特

存此有字號之銀令山都木客先擎他吊高山又令再拽肥婆亦吊一處又化土地公指破其端被樵子放下又暗擲一銀錠與拾破其奸拐害命一案以救吳女還鄉當時朝忠驚問何事衆曰汝盜布司庫之賊朝忠曰汝何知我盜庫銀衆曰有無現獲真贓要辯去府堂來辦遂押去福州府衙候訊太守聞報獲有偷盜銀之賊卽坐堂先問朝忠年歲籍貫又問汝乃青年監生不思進步有敢擅盜庫銀從實說來免受刑法朝忠曰監生讀書人安敢偷庫銀監生實是永福山下經過拾得並不知庫銀若知怎敢擎出兌換此理極明求察冤情太守曰此乃虛捏雖不能爲盜通盜是實答並無此情又問爾非豪富之家此珠寶從何而來供曰因上北京科舉未第在鄉宦家教讀三年辭歸蒙東家贈以姪女爲室珠寶乃是粧奩太守曰又是捏詞汝非現任職官不過監生若以姪女妻汝必留贅在家就京求名那肯以女遠離之理所贈之女現在何處又供寄寓陽歧太守卽出簽令差飛提女至太守問女來歷女不忍訴出實情亦告以叔父贈與太守曰你叔父非等閑之人豈肯將胞姪女遠離其中必有緣故非拐卽逃若不實供卽令動刑女思合錦囊之識何苦受刑直說罷了供曰請莫動刑從實說出太守曰你實說念汝少女無知女遂將前情與隱仙之始末說出俱錄口供太守嘆曰世間那有此等讀書人人面獸心若非本府細察必被漏網卽令朝忠上堂問你不爲盜那因奸害命拐逃東家姪女路上又害一命可有麼朝忠聞此魂飛魄散答無太守曰現有人證在此取女口供與看朝忠曰若早賣此賤人怎至機關敗露今旣說破有何可辯認罪不過一死而已太守曰不意列於孔聖之門敢如此糊爲玷辱斯文之甚死有餘辜令畫口供花押收監一面詳學道革去監生一面詳文部行順天府查吳鄉宦之教讀二生一死一逃並無去妾女二人順天府查與吳女所供無異部復到閩將朝忠凌遲處死吳女遞回原籍吳女之叔父忿甚其妻乃解說上不正以致下歪斜方知自愧又看咨文供由女原不從被妾用藥酒誘害又願自死並非淫奔之比自知治家不嚴要將姪女另嫁女誓不再嫁守至終身不喪再說陽歧沒鼻家那肥婆欺夫老實先引朝忠宿奸又與咬咬苟合沒鼻常撞見忍怒在心言將殺奸那肥婆聽見沒鼻有略言此便咆哮不

遜反罵其五官不全不死何爲休管我包人不包人適隣人名辣辣十六歲來學燭藝生得白淨肥婆又勾引他便拒咬咬咬不願偵辣辣與肥婆對酌時持刀突來要殺辣辣被肥婆攔住辣辣走進廚房咬咬欲追殺之肥婆又攔住廚房口咬咬不得人怒曰汝不與殺即殺汝肥婆答怎敢殺我咬咬曰就殺汝再殺伊便一刀砍下肥婆倒下咬咬又搶入廚房詎那辣辣摸一把菜刀在階處見咬咬跑人照頭砍下咬咬亦血噴人倒而死辣辣不動聲色至店中叫沒鼻進看二人俱死大驚問誰殺之辣辣將所殺情由說知沒鼻曰他救汝被殺你代他報仇兩人都殺沒錯只是事怎處辣辣曰有主意將此二人在一處我身上血衣脫與汝穿即去報鄉隣地保以親夫殺奸取下二首級挑去報官無罪還有賞沒鼻被撥醒照此而行次日挑頭進縣即來驗過隣保口供皆同沒鼻當堂打二十板賞金花紅綵回家無人不稱沒鼻老實能殺此二人及強惡之奸夫淫婦今龜壳脫去原來沒鼻真老實鄉人反愛之又念做生意興旺前被妻弟在店中偷錢去賭博因肥婆容縱不敢斥逐至偷及肥婆首飾衣服肥婆自逐去其弟去後咬咬拍白將銀錢揮洒幸得辣辣方除內害二人合夥同心協力店大興旺沒鼻後又再娶生育分店與辣辣自開後不再言那葉青選去省城聞得朝忠因此案究出害命奸拐依律凌遲棄市之情由告知即回家與妻說知隱仙將所行之情由告知青選曰致之太狠不忍隱仙答我何曾有意惹他是伊沒德行來惹我就以代天行討除之前所爲者那無行事以是無人得知將來更無忌憚其圖奸害命無底止矣正是

若使姦淫無報應

怎能老實有舒伸

後事如何下文再說

第三百六十一回

悞功名溺情戀嬌妻

療瘡病報恩拜誼母

却說青選以爲除他太狠隱仙曰君念舊友而憐之君不思若昔不在此贅必與李生同浮沉於地中矣青選曰若與同行功名有望何至悞了場期隱仙曰人無有善不善習其善則善習其不善則惡君雖正怎當得兩